

著 名 學 文 界 世

大 街

(冊)

下)

劉 委 士 原 著
李 敬 祥 譯
述



大 街

(下 册)

Main Street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版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外埠酌加郵費

實	價	
原 著 者		Sinclair Lewis
譯 述 者		李 敬 祥
發 行 者		朱 炎
		啓明書局代表人
發 行 所		啓 明 書 局
		上海九江路二二八號
經 售 處		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編號：171

小引

這就是美國——一個人口數千的小城，附近的地域，有麥，有穀，有製酪場，有小小的叢林。

在我們的故事裏，這個小城名叫「明尼蘇達州，哥弗澄雷里。」可是它的大街，不過是各處大街的延長而已。無論在俄亥俄或蒙大拿，在堪薩斯或密塔塔，或伊里瀝亞，故事總一樣的。

大街是文明的最高峯。漢尼巴之侵入羅馬城和伊拉斯墨斯之在牛津修道院中寫作，都是造成今日有福特汽車停在時貨商店門口的遠因。食品商人奧爾健遜對銀行家厄茲拉，同爲巴地所說的話，乃是倫敦，布拉格，和海中無利益可言的各小島的新法；凡是厄茲拉所不知道和不認可的東西，就是旁門左道，就是不值得知道，不必去考慮的邪惡的東西。

我們的火車站是建築術中最後的抱負。在玫瑰影宮的纖巧靈動的藝術之中，有着消息，有着極其合乎道德的幽默。

這就是我們的令人安心的傳統和堅定的信仰。倘然有人將大街寫作別的樣子，或者推想此外也許還有別的信仰而使公民們難受，那豈不是顯出他自己是一個外來的搗亂分子嗎？

鋼片因為旋轉得太急，彷彿靜止了；雪覆蓋了榆林下的蔭道上；黎明的背後隱藏着血紅的晨曦——這灰暗的色澤，正象徵着秀文三十九歲時的生活。

她有矮小羸弱的身材；黃金髮的顏色，慢慢地顯出枯淡而乾燥，她的常青的大壁，花邊領口，黑高跟鞋，和水兵式的呢帽子，顯得十分單調，和缺乏女性美；可是從她的一雙眼裏，可以知道她具有一種特殊的人格，和堅強的自信力。那一雙蔚藍色的眼，向來不會有過靜止的時候；從眸子裏可以表明愉悅，慈愛，和熱情。

秀文是一個牧師的女兒，自小就生長在惠斯充心的一個村子；她辛苦勤勞地從大學畢了業，在礦區做過兩年教員，她到高弗溪雷之後，看着葱翠的森林，一碧邊際的麥場，有如步入人間天堂。

有時與同事教員們談起，她承認教室略微有點兒潮濕，可是她說，教室的佈置極便當——扶梯口放着的麥金耐總統像，紀念這位勇敢、忠實和殺身成仁的總統，是多麼靈感的啊！真是一件令人可愛的藝術品。她在學校裏所教的科目有英文、法文、拉丁文和歷史。她每年覺得學生的成績極好，經了四個冬天的訓練，她組織了一個辯論會，在一個禮拜五的晚上，學生們居然能有很有力量的雄辯表演出來。她覺得這是無上的榮譽。

她是一個功利主義者。表面上是冷靜和單純，可是在內心方面，卻有恐懼、留戀，和懺悔在交戰着。她感到這種心理的矛盾作用，可是從不敢說出口來。她對於「性」這個字，連聽也不願意聽。當她在夢裏，有時彷彿自己的身子，是天生成的純潔的玉體，為陷在土耳其人的閨房裏，醒來全身都覺得在顫慄。她向耶穌虔心地祈禱，稱他做永久的愛人，她遂隨的光榮，熱情在奮與着。她用這種方法來抑制心靈上的烈焰。

她回憶到夜間的幻想，又覺得十分好笑。她在各地方高興地說：

——我想我天生是個老處女。決沒有人肯討像我這般單純的女子。你們這些吵鬧討厭的男子，我們不請願你們混在當中，把我們潔淨的處所給沾污啦！

可是在跳舞時候，假在男子們身旁，甚至於木特教授以慈愛的態度，撫摸她的手，她常覺得顫動，她想起她依然保持着童貞，覺得特別可以驕傲。

在一九一一年的秋天——耿誼珂結婚的前一年，那時候她已有三十四歲了，耿誼珂大約是三十六吧。秀文和他是一個集會中，大家擔任幹事。她看他做一個活潑愉快的大孩子，在他偉壯的體魄裏，有着英雄色彩。他們在廚房裏幫着女主人搬蔬菜、咖啡等。他們一起倚在凳子旁邊，另外的客人都在外邊大嚼。耿誼珂很能幹的，有着男性的美。他拉着秀文的手，粗魯地用臂膀纏着她的肩頭。

——別鬧她，嚴厲地說。

你真是個壞東西，他答道，以嘗試的態度拍她的肩膊。

當她避開的當兒，心裏不曉得爲甚麼卻有很想靠近些。他彎着腰，用眼瞅着她，她把眼兒垂下，凝視他攔在她膝頭上的左手，她掙脫了。用勁地洗着磁盤，他幫她的忙。他是不願再進一步，他因爲職業關係，對女人們是慣常的了。她想幸而他任談話之中沒有說出些別的什麼。這使她能够恢復自制能力。她曉得，她曾經有點想入非非。

一個月後，鎖上舉行滑雪遊戲，他們一塊坐在雪橇裏。他對着她的耳朵說：

——你裝出一個教人的樣兒，其實還沒脫卻孩子氣呢！

說着，他用臂膀着她的腰，她掙脫了。

——你可愛這個可憐的單身漢嗎？他說。

——我不！你對我絲毫不關心，你不過是拿我練習練習罷了。

——你這個人講話太掉皮了！我很悅意你呢。

——但我對你卻不，並且我今後也不許自己這樣了。

他用勁把她攔近懷裏，她緊握着他的臂，她突然爬到牆外，和黑斗喀并肩的追隨在牆後。在乘雪撬後跳舞的時候，秀文玩着話匣子，耿誼珂卻和大雅的太太在廝混着。她外表似乎沒有看耿誼珂一眼，但是她曉得，耿誼珂卻沒有注意到她。

上面是關於她初戀的情形。

她期待着，盼望着，但他並不再給她進一步的表示。因此她會感覺得後悔。她的心和她的口在相商着，不願只占有他的一部分。除非他一心一意愛她的時候，她決不向他投降。她用祈禱的方法來抑制自己的情感。她穿一件粉紅色法蘭絨的睡衣，在跪着禱告，稀疏的頭髮披在肩後，額上集着恐怖，她很奇怪別的女人像她這樣即是清聖了。嗎？她覺得對人類的愛，和對於上帝，沒有絲毫分別。她情願做一個尼僧，對於上帝保持着恆久不滅的慕戀。她買了一串念珠，但因為她是個修養很深的新教徒，她不能夠憑着良心去用它。

她的學校的同事和宿舍中的朋友，都說她是個樂觀的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有這麼一段戀情。

後來她聽得耿誼珂和一位年青美貌的城市姑娘結婚了，秀文覺得絕望了。她裝出毫不在意的神情，向耿誼珂道喜，問他結婚的日期。在他結婚的時候，秀文坐在自己的屋子裏，描寫在聖保羅舉行的婚禮。腦中充滿了幻想，她幻想着耿誼珂和那奪取她愛的女子，她幻想他們如何搭火車回家，胡想了一個黃昏，和一個整夜。但她心裏生了一種信念，以為這個並沒有什麼羞澀，她自己和葛潞有一種神秘的聯系，所以她想像和耿誼珂站在一條綫上，而且她有這種權利，想到這兒，她微微有了點慰藉。

葛潞到高弗潘雷的五分鐘之內，秀文就碰見她。她望着過去的汽車，車裏的耿誼珂，和他身邊的一位新娘。秀文並不同普通女人們一樣的妒忌，在這迷惘的情緒中，她認為既然由葛潞替他做了代表，接受了耿誼珂的愛，那末葛潞是她自己，是自己的化身，一個比較優越，比較秀美的自己。她很歡喜這新娘的美，那光澤的秀麗，玲瓏的面龐，圓和的肩膊。可是忽然她又惱怒了。葛潞只把眼睛向她望一望，便注視到路邊的穀倉去了。

她想自己負了這樣大的犧牲，最低限度，應該得到一點感激的謝意，但連這個也得不到。秀文這時候憤怒極了，極力想抑制着自己瘋狂的心。

當她第一次去聽葛潑，一半是納悶，一半是歡迎。一個受着同等教育的朋友，奇怪她有否知道耿誼珂和她以前的一段事情。她發現葛潑並不疑心什麼。葛潑是一個有趣的，羞怯的，並且是很有學識的女孩子。當秀文讚美她在圖書館工作，又告訴她讀書會是怎樣的時候，一方面她幻想着，這是她和耿誼珂養的一個孩子吧。她發現了這種現象以後，心裏得到數月來所未體驗過的寬慰。

當她和耿誼珂，浦落客吃晚飯後回家的時候，她高高興興地走進自己的屋子裏，把帽子往桌上一扔，她突然又發生了一種反感，心裏喃喃的說道：

——我不管我同她除了在年齡上比她大些以外，實在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我也是很健全的，我的口才也並不比她錯，我自信比那些不懂事的孩子，要多幾倍風趣呢。而況我的面貌，也並不比她難看啊！

可是她坐在牀邊，看見自己瘦削的腿，她的心又不靜了一大半，她呻吟着說道：

——不，我不如她，上帝啊！人怎樣這樣容易的自欺啊！我自己以為有很好的精神，以為生得俊俏的腿子，其實並不如此。我腿子上的皮包着骨頭，就像一個小老太婆了。我恨這個！我恨這冒充鬼的少女！一個自私自利的鬼東西，對他的愛，像一直是她佔有似的……啊，不，她確實很可愛的……我想她不該和浦落客那樣的親密。

在一年中，秀文格外的愛護葛潑，也不探問她和耿誼珂的關係。她看見葛潑在茶會裏顯出的孩子氣，倒很有趣。她漸漸地將和葛潑的神祕關係忘了。她對於葛潑自命爲高弗雷主張改革社會的一個米撒亞，心裏覺得又好氣又好笑。一年之後，秀文常常有這樣的感覺，她心裏思忖，這般人自己又不實地去做工作，而想立刻把什麼都改革過來，這叫我有點兒厭倦！我教學生們演說，經了四年的功夫，不知道費了幾許心血，纔見一點功效。她突然跑來，卻希望在一一年中，把全市變做天堂，哈！

葛潞每次着手一種運動的時候——改良讀書會的秩序，排例，或是發起建築學校——她心裏總要這樣的大發牢騷，然而她向來不在外面表現出來，而且過後心裏總不免要有些後悔。

秀文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，一個改革家，她相信她一般的狀況是和善的，不移易的，雖然在小事上也許有例外。而在另一方面，葛潞卻是一個急進主義者，一個革命家，所以有破壞者具有的建設理想，經過數年密切的朋友關係，秀文對於葛潞的不滿，並非因為她和耿誼珂的結婚，卻是出於反對葛潞的這種態度。

自海兒出世之後，又激起了她一種渺茫的感覺，她極其不高興葛潞替耿誼珂生孩子。她雖然承認葛潞似乎能够照料孩子，但是開始把自己設身做耿誼珂，她覺得葛潞沒有穩勁，很不容易忍下去，但是她把葛潞和別的不喜歡高第潘雷的外來者一比，對於葛潞又覺得可取。

武四達是聖公會唱詩班的會員，秀文很欣賞他的歌唱，在交誼會和時裝公司裏面，他們也常常談天，但是在秀文真正和他認識，是在住進哥雷寄宿宿舍之後，這是她和耿誼珂的事情發生以後的第五年。那時候她是三十九歲，武四達比她小一歲的樣子。

她向他懇切地說道：

「咳，你有這頭腦，手段和天賦的聲音，有那樣不能做，你在『江喀機女郎』的劇本裏，表演得非常出色和我比較起來，真成功了一個大傻瓜了。你如果真的到舞臺上去，怕不會成功一個名角，但是你在商界裏做事，一樣可以成功，也是很好的。」

——你真的這麼想嗎？老米隔著餐桌說。

這是他們第一次大家以為得到一個可信任的有智識的伴侶了。他們看不上銀行行員鄧德發，他孩子氣的老婆，沉靜的令克絲夫婦，慣說假語的旅行兜攬商和其他寄宿舍的人。他們時常面對面坐得很久，他們抱著同樣的信心。

——客拉客和點斗喀這些人，完全不注意音樂、圖畫、演講和真正有藝術意味的電影，然而相反的像葛謨對於這些，又太認真，人們應該欣賞藝術的東西，但是究竟也應該講求實際才好。

兩人坐在餐桌上，談到葛謨甜美的地方，她紅色的頭巾，她的低跟鞋，她說學校不該守着嚴格規則的錯誤觀念，她不羈的理想。她常常到時裝公司去，他們又談到時裝公司了，老米穿着的襯衫，他禮拜天在禮拜堂裏所唱的詩歌，他對於王麗旦的態度，又扯到秀文新做有花邊的衣服，她穿起來看上去彷彿只有三十二歲（她自己估計）或是二十二歲（老米估計）。秀文想叫學生表演一個短劇本。

從前秀文眼中的老米是一個瘦長個子，帶眼鏡，常哭喪着臉，硬而且直的毫無光彩的頭髮，現在她看出來，他有正方的顴骨，靈活長白的手，他炯炯的目光，能夠表示他過着一種純潔的生活，她開始叫他的名字。當王麗旦那些人在背後譏笑他的時候，她常爲他辯護着。

晚秋的一個禮拜日午後，他倆到尼馬喜湖邊去閒逛，老米說，他願意看看比大湖雄偉得多的海洋，秀文很卑謙的說，有一年夏天她到高角去旅行，她曾看見過海洋景象。

——你到過高角嗎？麻省麼？我曉得你會經到各地方去旅行，可沒想到去得那麼遠！她給他這一捧，高興地說：

——是的囉，那的確是一個神祕的旅行，麻省有很多的名勝——歷史上的古蹟，有我們打敗英國紅衣軍的煉心堡戰場，詩人郎弗洛的劍橋故宅，還有高角——有漁人的捕鯨輪和沙邱等等。

——你想要一支手杖，他特地替她折了一根很粗的柳條。

——喂，你的力氣真不小啊！她說。

——這算不了什麼事，我願我們市上有一個青年會，可以常常去訓練身體，我想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可以成功一個很好的拳擊師。

——啊，你這樣高大的個兒，更是這樣的靈活，我想你一定可以成功。

——過獎了，我願我們這地方有個青年會，能够增進我們的教育，我想就是商人，也該增進他們的知識，我能叫你的名字麼？

——我不是早就叫你老米嗎？

他奇怪爲什麼她發出這樣冷峻的語音。

老米攪着她走到湖邊，但是，猛可地放下了她的手，當他倆坐在柳樹幹上，他的手碰了她的袖口，他請她原諒，說這不是有意的。

她的眼請凝視着湖邊黃濁的泥水，和那灰色的殘葦。

——你好像想什麼心思的樣子，他說，她伸出兩隻手，說道：

——是的，你對我說有什麼用——啊，你別管我吧，我是一個灰色的人，告訴我，你想做時裝公司股東的計劃，我想你是很有理由的；黑斗喀和雪蒙絲應該請你加入這一羣。

他對她說，黑斗喀不能了解他的忠心，和店中做事的許多困難。

老米伸手攙她站起來，他說：

——如果你不嫌的話，我想一個人和女人們散步，不能够叫她信任，反卻和她調笑，那人的確是沒有價值的。

——我曉得你是很可靠的！

她直截地說，她不等他來攙，就站了起來，她又笑迷迷地說：

——「嘿，你可曉得葛路有時候不能了解耿誼」的。

老米不時間秀文，關於他的窗幔，新鞋，頂好的樂譜，和他穿的衣服，她勸他不要打小領結，因爲打了彷彿

有些像平日學校的教員。有次她說：

——老米，恕我提醒你吧，你可曉得你推獎別人有點過分，你實在太謙遜了！你常順從葛路的一些鬼話。你時常聽黑斗喀講許多商業上的事，實在你比他精明的多。此後你說話，該啾着人的眼睛！注視着！懇切地談話。你是這全市頂漂亮的人物，可惜你自己不曉得！

他不相信她這些話，仍舊常常向她啾啾的。他學習着看人們的眼睛說話，但是他後來常常告訴秀文，他有時啾着黑斗喀的眼睛說話，時常要碰釘子的。

他倆坐在宿舍舍廳上的黃緞子的椅上，老米又在述說，若是黑斗喀再不讓他做股東，他一定辭職不幹了。在說話的時候，他的手碰在秀文的肩上。

——唔，請你原諒！他懇求着。

——沒事，哦，我要到房裏去了，頭有些痛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在三月的某天晚上，老米和秀文一起看電影後，在歸寄宿舍的途中，到大雅的鋪子裏喝可可茶。秀文說：

——你曉得我下半年也許要離開這兒嗎？

——爲甚麼？

他擡尖尖的手指在圓玻璃桌子上摩擦着，她望着黑的和金黃的香水盒子，又望着架子上陳列紅色的

橡皮水袋，淡黃的水母，藍邊的浴簾子和刷頭髮的刷子。她搖搖頭，黯然地看着他說：

——爲甚麼？老守在這兒說呢？我自己也得有一個主張，這兒的人，大家都嫌惡我了。我最好還是離開這

兒，免得人家討厭擺在臉上，目前是我們訂下學期合同的時候了。我想要到別的城市去教書，我今晚一定要決定一下子。我或者也——哦，沒事，走吧，時候晚啦。

秀文突然地站起來，不顧他在低聲的吶道：

——秀文等會兒再坐一下啊。

秀文大步跨出去。當他付錢的時候，她前走了，他追在後頭，在一家丁香棚子下，他追上了她，他的手圍着她的肩頭。

——哦，別這個樣子！不要爲什麼這樣呢！

她哀求她，她噙了，她柔和的睫毛上沾滿了淚水。

——誰問我的痛癢呢？我頂好是流浪，被人遺忘哪。啊，老米，別抓着我，你放我走吧！我決不續訂合同啦，願流浪着——天涯，海角。

他的手緊緊挽在她的臂膊上，她低着頭，掙脫着他的手。

六月裏，他倆結婚了。

結婚後，他們住在成生以前的屋子裏。秀文說：

——屋子雖不大，但有一塊很可愛的桑園，希望能和自然處處接觸呢。

名義上她雖然成了武回蓬太太，但大家依舊叫她秀文，雖則她自己並不想引用她自己的閨名哪。

她已向學校辭職，但仍舊擔任一班英文。她繼續葛澆擔任圖書館的董事，參加讀書會的各種委員會；並在主日學校里教女子高級班的功課。她有了自信心和快樂，自結婚後把她以前的夢想都實現了。她的身子也日漸豐盈，她雖愛講話，但對於婚後的幸福，並不提起過一句，對於孩子的期望，也不表露在臉上。她要求全市更同情於她的改革，那便是開闢一個公園，和強迫清掃各家的後院子。

黑斗雲和她在時裝公司的辦公桌面對面坐着。她攔住他的談笑，她說桂子部和男裝部都是老米設計組織成功的，所以她要求要老米做一個股東。她恫嚇黑斗雲，說他們已預備另外組織一個公司。

——我自己情願上櫃，某一方面已經準備投下一注資本呢。

但她連自己也不明白某一方面是誰呀。

結果黑斗喀答應老米做一個六分之一的股東。從此老米在公司裏，居然大模大樣地幹着，對於男顧客們用一種新的方式，對於漂亮的女顧客也不再像從前那樣的侷促拘謹了。當他不在和顧客們談論交易的時分，他就站在櫃後，默想着他和秀文意外的訂婚那一件事。

祇有當耿誼珂和她的丈夫在一起的時候，秀文對於葛潑便含有一些醋意。她恐怕有人以為耿誼珂勝過他的丈夫。她相信葛潑一定是這樣想。

——哼，你不要得意，我還看不上你的那老丈夫。他遠不為老米之具有偉大的精神呢。她想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二二一

人類之最大秘密，並不是對於兩性問題或是受人頌揚的時候的反應是怎樣，乃是在他怎樣去消磨這一天的二十四小時，水手們不能明瞭店員的生活，倫敦人士也不能懂得非洲土著的狀況，葛潑不了解婚後的秀文，原因都在這裏啊。葛潑有了孩子，要照料家務，當她丈夫出門的時候，還要替他應接電話。她須閱讀各種讀物，秀文卻只要看看報紙的標題便够了。

因為度着多年的公寓生活，所以秀文對於家庭操作，十分起勁，她沒有雇用婢女，她自己烹飪，自己洒掃和洗滌，好像一位化學家在試驗室裏那樣的高興。有時她俯身在豆苗旁邊自言自語道：

——這是我親手栽培的——我把這新生命帶到這世上來。

——我喜歡她，因為她是這般的愉快，我應當學她，葛潑想。

一天二十四小時當中，葛潑於起身後，就得替孩子穿衣服。早飯時，並且告訴奧加玲娜上街買些什麼東西，在廳上和小孩玩，替小孩洗澡，釘牆上的木架。午飯時，哄孩子午睡，給送冰的人冰錢，還要一小時的閱讀，帶

孩子到外面去散步，找秀文談心。晚睡時，哄孩子睡覺，補襪子，補衣服，聽耿誼珂打着呵欠評論麥醫生使用蠶腳工光的事情，懶洋洋地聽耿誼珂撥火，草草地瞧一頁道完斯坦因·瓦卜倫的著作——一天的光陰就這樣地過去了。

她時常覺得寂寞，祇有在海兒的頑皮，嬉笑，學大人說話的時候，引起她的注意。她很學秀文，對高弗潘雷抱着一種滿足的態度。

葛路讀過許多從圖書館借來或是從書坊上買來的書籍，對於她買書的習慣，耿誼珂起先很不以為然。他以爲書本終究不過是那麼一回事，倘然可以從圖書館借到的話，那又何必花錢去買呢？這樣經過兩三年的不滿以後，他忽然發覺，她所以有這種癖好，大概是因爲她曾經當過圖書館員的緣故吧。

葛路所愛讀的許多作家，大半是秀文所厭棄的。這其中有美國的青年社會學者，英國的寫實主義者，俄國的恐怖主義者，安尼多佛朗士，羅曼羅蘭，納克沙，韋爾斯，蕭伯納，愛倫凱，愛加里馬斯德，德雷色爾，安徒生，門鐸和其他的哲學家藝術家，這都是被大多数的女人們所愛讀着的，但她惶恐的是她決心要有階級的觀念，可是她不知道自己所屬的是那一個階級呢。

她把閱讀所得的信念說給秀文聽——這是耿誼珂和老米同到鄰鎮去的一晚，秀文到葛路家作伴，她倆坐在爐旁，喝着胡桃湯，她幫助葛路把海兒放在床上睡熟。她倆一直談到半夜。葛路所說的一番話，也可以代表幾千萬個高弗潘雷的女人心中所想說的話吧。

葛路在看小說和劇本的時候，發現美國的小城市只有兩種的傳統觀念。第一種就是在許多雜誌上時常提起，只有在鄉村裏可以發現誠實，純潔，友愛，甜蜜的姑娘們。所以在巴黎，學畫成功的藝術家，或是在紐約的大腹商，對摩登女子發生厭倦的時候，常回到本鄉，和年輕的女子結婚，很快樂的居住在那裏直到老死。另

一種的傳統觀念，便是鄉村中充滿了鄉愿和市儉。他們給雜耍班、新聞記者諷刺畫家，平添了許多寫生的資料。但是有許多的描寫，實際上已經是四十年前的鄉村生活了。

耿誼河或是潘萊，對於這種小城市的生活，也許認為滿足，但是有許多人們，尤其是女人和青年，都感覺苦悶，比較活躍些的青年們（和有幸氣的寡婦們）都逃到都市裏去，決意長久住在那里，就是遇到假期，也很少回鄉呢。

葛路堅決地說，他們的理由並不是因為本鄉的愚蠢，卻是因為找不到生活的樂趣呀！

小城市裏的思想沒有一定標準，遲鈍的語言和態度，精神生活的約束，矯揉造作的紳士氣派，他們有一種滿足，那便是死氣沉沉的滿足，排斥人生的活動。拿消極的一切，當做積極的道德。強抑歡樂，自願做奴隸。苦悶生活的崇拜者。

這確實是一種沒有生趣的人類啊，吃沒滋味的食品，昏昏沉沉的在搖椅裏坐着，讚美福特汽車的神速，聽機械式的音樂，儼然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了。

葛路曾經調查過這種死沈沈的空氣，對於歐洲新遷來的居民，發生什麼影響，她發現初來美洲的北歐人的異狀，她記得曾去看過挪威人的集會。那兒有挪威式的鄉下菜館，裏面有膚色白得像紙兒的女人們，她們賣一種甜餅，和上面摻着肉桂的酸乳布丁，披着金線和銀珠的大紅馬甲，繫着藍邊的黑裙，和圍裙，高頂的小帽。這是葛路在高弗潘雷第一次發現的新鮮事件。這種外國的習俗，她看了很高興。

可是這些外國人在美洲住上一世以後，就把原來的習俗都改變了，染上美洲灰黯人生的色彩，並且待強了他們兒女一輩。葛路自己也覺得受了這平凡的影響，她很想像能够抵抗，心里着實害怕。

她講高弗潘雷受這些人欽仰的人們，在學問上總顯得是貧弱，除了五六個人以外，他們以無知識自傲。凡是有知識的，或是愛藝術的人們，就不免要受他們的嘲笑。

秀文道：

對呀——你知道，我常常想老米一定可以做得一位出色的牧師，因為他有一種宗教的靈魂呀，他一定可以講得很好的道！我想現在是太遲了，但是我常對他說，賣鞋也是一樣的營社會服務呀——我想我們應否組成一個家庭的新禮。

萬路接着講，無論那一個時代，無論那一個國家，小城市無疑的總有一種傾向，那便是沈悶，卑劣，苛刻，和充滿好奇的心理。在法國或是西藏，正如在意湖明州或印第安那州一樣，傳受着這一種的缺陷。

現在有一個國家，極力要想能純潔化和標準化，企圖追蹤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吉利，要成功世界上第一等大國，但在它的小城市裏，要是帶着鄉村氣味，甘於愚魯，那簡直是像叫丁去屈就高弗潘雷，或是叫神祇披上大學的摩登裝束，自己還以為很有把握似的，這種情形，正如一個帶棕色帽的推銷商，想征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，又像貼一張香煙招紙，在紀念孔子的古老牌坊上。

像這一種社會，原可與製造賤价的汽車，保安剃刀，銀殼表的大量生產制相稱合，但他並不量力，偏想壓倒全世界，同它走上一條路去！

高弗潘雷便是這一種的社會，這一種的國家的縮影，所謂最大的製造家想來不過是一位較忙碌的三母客拉客，所謂上議員和主席，也無非是鄉下律師和銀行家的化身罷了。

高弗潘雷雖自命為世界一等大國的一部，和羅馬維也納可以比駕齊驅，可是沒有那種科學的精神，實際的心胸，叫它能偉大到什麼地步去呢？它祇知道打聽怎樣可以發財，怎樣在社會上獲得聲望地位。它的社會理想并不是華貴雍容的儀態，可貴的慾望，莊嚴的風格，祇是些努力的低廉，和地價的高漲而已。

要是鎮上的人們都像潘萊和客拉客的和善，那也不必去說它了。討厭的是有一班人像黑斗喀，大雅葉，

兒得，和小商人們，自認是世界的人物，但實際不過是一種市儈，或是電影小主角的一流人物而已。

當她在分析高弗潘雷的時候，她舉出許多確切的例證。她講一切都是沒有什麼差異的，建築物的簡陋好像是殖邊時代的產物，色彩不調和，沒有自然美，房屋模樣的單純，街道太寬敞，不能避風，可以直坐草原，毫無曲折的情趣可以供人玩賞。

美國的市鎮十分之九都是這樣的，所以叫游歷的人都感覺乏味呢。從畢芝堡進西的市鎮，所有的火車站，福特汽車行，牛乳棚，箱子式的住房和兩層樓的店鋪，都是一式一格的。新式一些的房屋，雖然在構造上稍有變動，但是也脫離不了陳套。鋪子裏陳列着同樣的貨物，兩處地方的孩子，引用着一般的俚語，穿着同樣的服裝，要是一個是大學生，一個是理髮匠，你分不出究竟誰是誰呢。

要是耿誼珂突然從高弗潘雷調到另一處市鎮上去，他將要循着同樣的大街走着；看見藥房裏有同樣的年青侍者賣冰淇淋，淋淋打給同樣的年青女主人顧們，那些女人手裏挾着同樣的雜誌或是留聲機片，倘然不是因為他到診所時看見門上有了異樣的記號，或是看見另外有一位醫士坐在裏邊，他決不會發現這已不是他的診所呢。

最後，葛潑覺得這些市鎮的存在，是剝削農人，並不是給予農人以謀生活的方便。市鎮上的人乘坐大汽車，希求在社會上得到優越的地位。這是一個「寄生的希臘文化」，但文化二字，還得除去。
葛潑說：

我們陷於這樣的狀況，有什麼方法可以救濟呢？最困難的就是沒有精神上組織，但須設法去改良……這就是我心底裏的供狀。你以為如何？

換句話說，你不是始終在尋求一種美滿的境界嗎？秀文說：
是呀，為甚麼不這樣呢？